

走向诺贝尔

中国当代 实力派作家 大系

ZHONGGUO
DANGDAI
SHILIPAIZUOJIA
DAXI



铁凝
Tie Ning

小说精选

太白文艺出版社

铁凝小说精选

穆
涛
编

(陕)新登字 017 号

中国当代实力派作家大系

铁 藤 小 说 精 选

太白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西安北大街 131 号)

社长兼总编 陈华昌

陕西省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市银祥福利印刷厂印刷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22.625 印张 452.5 千字

2001 年 9 月第 2 版 2001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1000 册

ISBN 7-80605-169-4/1·135

定价:1980.00 元(全套 20 卷)

出版说明

- 一、当代实力派作家大系的入选作家,是那些曾经在新时期文学中显示出实力并将继续显示实力的作家。
- 二、所选的中短篇小说均为各位作家的代表性作品。
- 三、出版当代实力派作家大系旨在文化积累,旨在为文学史提供一个区域性的归纳。该大系不薄流派,亦不唯流派。
- 四、大系只出精装本是出于收藏的考虑。每种书后附有作家著作目录,作家系年等文献资料,是为研究者提供工作参考。

铁凝简历

铁凝，1957年生于北京。1975年高中毕业于保定市。同年6月赴河北博野县农村插队。1979年回城任保定地区文联小说编辑。1984年调河北省文联成为职业作家。现为中国作家协会理事，河北省文联副主席。

1975年开始发表作品，著有《玫瑰门》《麦秸垛》《哦，香雪》等长、中、短篇小说、电影文学剧本及散文300余万字，18部（集）。部分作品被译成英、德、法、日、俄、西班牙、奥地利、丹麦、挪威等国语种出版发行。

1985年随中国作家代表团访问美国；1986年应邀赴挪威参加第二届国际女作家书展；1987年随同以萧军为团长的中国作家代表团访问香港、澳门。

1988年台湾版中短篇小说集《没有纽扣的红衬衫》由台北新地出版社出版。

2004.10.10 2004.10.10
2004.10.10 2004.10.10

自序

关于这本书，实在没有特别需要向读者交待的。作品就在这里摆着了，作者理应识趣地退避。谁是小说最大的破坏者呢，其实就是小说家自己对自己的贪嘴呱舌。

需要说明的只有两点：第一，书中的《棉花垛》一篇也曾收入我的另一本中短篇小说集《遭遇礼拜八》，但在那个集子里，《棉花垛》却莫名其妙地被编者删去了我自认为十分重要的几个段落。如果不是因为我有经常阅读旧作的虚荣习惯，恐怕至今对此也无从发现。因为编者删节时不曾同我商量，书出后显然也没打算告诉我。现在我把完整的《棉花垛》拿出来交给读者，我宁愿由读者阅读时靠了心灵的好恶再对它随意取舍。

第二，挑出十几个短篇编入此书，是缘于我对短篇小说近乎偏执的喜爱。甚至可以说，越写长篇我便越看重短篇，仿佛生怕自己因此而忘了短篇怎么写。

短篇怎么写，至今我也不甚清楚。我看重的是好的短篇给予人的那种猝不及防之感。在滞缓、恒久的巨大背景前

后，正是不同的人在上演着同一剧目的不同片断，走马灯似的。好的短篇正在于它能把这些片断弄得叫人无言以对，精彩得叫你猝不及防。因为世界上本不存在一气呵成的人生，我们看到的他人和自己，其实都是他人和自己的片断，或者再精彩的小说，你读过之后愣愣神儿，也会说一句：不过如此。的确不过如此，人生本来如此。重要的在于，你毕竟被那猝不及防的精彩迷惑过。不过如此的人生，是不可以没有片刻的迷惑、片刻的忘情的，甚至于片刻的受骗。

过于精确的算计固然能够免除我们在生活中吃亏上当，但我们失掉的却可能是整个儿的真实幸福。这话也同样适用于写小说的人吧：别让过于精确的算计滞住你的心和笔。我常常对我说。

1994，初秋

2004年9月24日
2004年9月24日

目 录

自 序

中篇小说

对面	(3)
他嫂	(52)
埋人	(122)
棉花垛	(188)
麦秸垛	(261)
村路带我回家	(339)
闰七月	(394)
没有纽扣的红衬衫	(443)

短篇小说

马路动作	(545)
法人马婵娟	(557)
孕妇和牛	(566)

笛声悠扬	(574)
砸骨头	(586)
棺材的故事	(596)
峡谷歌星	(607)
唇裂	(619)
我的失踪	(630)
遭遇礼拜八	(643)
来了,走了	(659)
近的太阳	(674)
四季歌	(687)
六月的话题	(695)

获奖情况 (703)

中篇小说

对 面

我从北门市搬到南门市，多半是为了逃离肖禾的追逐。

我第一次接触的女人便是肖禾，那时我们念高三，肖禾被我们男生称作“洋马”。她那高大蓬勃的身材和手臂上浓密的金色汗毛，以及微微上翘的圆屁股，使很多人想入非非。加上她那个既天真幼稚、又欠庄重的坏毛病——吮大拇指，更使校园里的气氛时不时地显出焦躁和压抑。

我与肖禾是邻居，她住在我家的楼上。高考之后等待录取通知的一个下午，她打电话叫我上楼，说要让我看一样东西。我上楼按了

T 4

她又说了一遍她爸和她妈不在家。果然，我的精神和欲望被这暗示抖擞起来，一套只有我和肖禾的房子和一张只有我们俩看过的纸条使一切都不在话下。房间骤然变得

窄小了，我似乎顶天立地，浑身说不出的憋闷，下巴一个劲儿哆嗦。我伸手试着去摸她的脸颊，她闪开我，站起来领我走进她的房间，然后我们在她那张整洁的小床上做了我们想做的。对于事情的全过程我一直缺乏细节的记忆，尽管细节肯定存在。我完全不记得那天她穿的衣服，也不记得她是怎样在我面前把自己脱光（或者没脱光）。我只记得我怀着战胜了所有男生的得意，怀着邪恶的激动匍匐在一堆白花花的物体之上忙活了一阵。我手忙脚乱却装作充满活力；我害羞腼腆却装作见过世面的大男人。因为要装见过世面的大男人，一直沉默不语的我还忽然脱口而出地说了一声“亲爱的”。在我的间接经验里，这三个字似乎是文明的做爱必不可少的内容之一，这初次对它的脱口而出使我对自己恼恨万分，因为它是那样地做作，那样地口是心非。这装腔作势的摹仿是那样拙劣，我盼望肖禾根本就没有听见。但是她听见了。

我的“亲爱的”使肖禾那闭着的双眼睁开了来（当她睁开眼时我才发觉她一直闭着眼），她伸出双臂搂住我的脖子，被男生们向往过的那些汗毛蹭着我汗津津的脸，使我心中升起一股无名火，因为我觉得她这么搂我也是一种摹仿。我们摹仿着又在心中揭穿着彼此的摹仿行为（至少我是这样），直到像两个陌生人一样分开。我们快速穿好衣服，闹了别扭似的谁也不看谁。又愣了一会儿，我离开肖禾回到自己家。一连几天，我们碰面时不说一句话，仇人一般。我初次领会到做这事不仅可以紧密地结合男人和女人，更可以残酷地分离男人和女人。我为我这初次的领

到。四年之后我大学毕业又回到北门市，肖禾早在北门市一所大学的实验室找到了工作。我们仍然是邻居，在校园里肖禾仍然被人想入非非，其中有涉世未深的学生，也有稍具阅历的教师。有一次她坦率地告诉我，她已经和几个男人有过交往，他们使她体味了这件事情的快乐，也使她学会了如何快乐。她却因此而更加想念我。她要弥补从前我们那苦涩而又尴尬的经历，她要像个真正的女人那样把我应得的一切给我。每次见面谈话，我们都是先绕着这个主题，可结果还是归到这个主题之下。说这话时她已不像当年那么拘谨、生硬，却仍然吮着大拇指，有一瞬间我觉得她像个淫荡的白痴。白痴并不是不能激起人的欲望，有时候在街角垃圾桶旁坐着的女乞丐、女傻子会莫名其妙地引起男人理直气壮的冲动，使我相信人有时候会有一种自然的企盼淋漓尽致地亵渎自己的妄想。

肖禾并不是乞丐、傻子，她所以又激发起我的兴致，正因为她声称她和除我之外的一些人干过，而他们给了她快乐。这使我恨不得立刻将她按倒在地立刻讨伐她，以证实我的出色。此时我的状态好比两个为了吉尼斯纪录而比赛喝啤酒的人，起决定作用的并非他们对啤酒的爱，而是战胜对方的渴望。肖禾就是啤酒，我必得通过这啤酒来挽回从前的手忙脚乱，从前的羞涩腼腆，从前那一声虚假故作之至的“亲爱的”。

我们重复了那个下午的事情。事后肖禾夸奖了我，她甚至激动得哭起来，任鼻涕眼泪乱七八糟地往下流。她说她相信这几年我肯定也有过女伴，但她不在乎，她要用跟

τ  δ 

说到对待生活的认真，我母亲可说是个典范。她在规劝我娶肖禾时，除去列举肖禾的诸多优点，还指出肖禾的人中长得又深又长，说这种女人生育能力强并且头胎多半是儿子。这话的含义虽不再是中国民间的“多子多福”论，起码也暗示我，肖禾女人特征之出众吧。我立刻想起“洋马”那个外号，而我的母亲则是牲口市上的行家。